

格列佛游记

〔英〕斯威夫特 著 史晓丽 王林 译

GULLIVER'S
TRAVELS

COLLECTOR'S EDITION

世界文学文库
插图本

WORLD LITERATUR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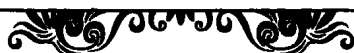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 北京燕山出版社

Gulliver's Travels

[英] 斯威夫特 著 史晓丽 王林 译

格列佛游记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 / (英)斯威夫特(Swift, J.)著;王林,史晓丽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02-2504-9

I. ①格… II. ①斯… ②王… ③史…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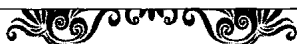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746 号

格列佛游记

作 者 [英]斯威夫特
译 者 史晓丽 王 林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5 × 122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9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序



Gulliver's Travels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令人爱不释手的书。一七二六年该书在英国首次出版时,受到读者们的普遍欢迎,一周之内销售一空;三周内售出一万册。并在短短的两年内译成法文、荷兰语和德文。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短暂的一生中多次重读这部作品,并称它为最值得保存的六部作品之一。

这本书最受人们称道和评论家们瞩目的一点在于它对时事的针砭。斯威夫特主要抨击了当时政坛和学术界一些丑陋的现象。书中的很多情节都在影射作者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为了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政治讽喻,有必要了解一下作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及当时政坛的情况。

一七一零年到一七一四年斯威夫特出任以罗伯特·哈利(后为牛津伯爵)和亨利·圣约翰(后来的维斯康特·宝林不罗克)为首的托利党政府的公共关系官员,发表了大量的抨击辉格党的文章。他赞成托利党要求结束“西班牙王位继位之战”的计划,并发表《联盟军的行为》,为托利党签订结束战争的和约营造舆论声势。斯威夫特为此成为最受尊敬的公民,贵族和内阁大臣们纷纷向他献媚。一七一四年,安娜女王去世,托利党垮台。辉格党执政后,迫害前任的托利党官员们,成立了秘密委员会调查他们在“和平”停战计划中的活动,牛津和宝林不罗克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一七二二年斯威夫特的朋友爱特伯瑞涉嫌参与“雅克伯密谋”受到审讯,囚禁狱中。斯威夫特本人也随时面临着被迫害的危险。

所有的这些政治事件都成为《格列佛游记》中讽喻的话题。格列佛在利立浦特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就是影射牛津和宝林不罗克一七一四年前后的经历和遭遇。格列佛在海战中取得胜利从而结束了利立浦特国和布莱夫斯库帝国(暗指法国)之间的战争。并通过非正规的途径(指宝林不罗克和法国秘密协商一事),格列佛扑灭了一场大火(指西班牙王位继位之战)。格列佛本应受到利立浦特国人的感谢,却因为

技术不合法和为布莱夫斯库提出太宽厚的条件而遭到弹劾(指宝林不罗克因为签署和平协议遭到指控)。而格列佛逃到布莱夫斯库帝国暗指宝林不罗克逃往法国。

在第三部中,讲述了用分析粪便构成来侦察推翻政府的阴谋诡计的设想和用字母破译法来解析信件,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的故事,以此来影射对爱特伯瑞主教的审判。虽然采用的讽喻手法令人震惊和作呕,但是隐含的道德力量使故事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斯威夫特曾在爱尔兰的拉勒库当教区牧师,后来又在都柏林圣帕特里克任教长之职。不管这是否出于他个人的意愿,但是他后来却是全心全意投入了爱尔兰反对英格兰压迫的斗争中。他撰写了许多宣传册号召爱尔兰人民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反抗英国政府的压迫,他是爱尔兰人民心中的英雄。

在《格列佛游记》第三部中,作者通过描绘勒普塔国地面城市和乡间的颓败、荒芜的景象讽喻都柏林和爱尔兰农业的衰败;有关林大力诺城的反叛活动及国王最终所做的妥协指代的也许是一七二二年的反伍德运动(详见正文注释)。

斯威夫特倡导科学要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他之所以对当代的科学进行辛辣的讽刺,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他认为科学家们的行为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荒唐成分在内。所以在《格列佛游记》中才安插了从黄瓜中提取阳光、把粪便还原成食物、用蜘蛛丝纺线做衣、废除语言用实物交流的种种荒唐的研究。斯威夫特再次用离奇、甚至令人作呕的情节讽喻学究们的愚蠢可笑。而在批驳这种臆想科学在实际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方面,斯威夫特叙述的口吻是沉重的,少了调侃的味道。

“老爷本来有一个磨坊,离别墅不到半英里远,靠一条大河的流水运转,供老爷一家和他众多的佃户使用绰绰有余。大约七年前,有一群规划师来找他,提出毁掉那个磨坊,在山腰上重建一个,在长长的山脊上开凿一条大运河用来储存水,再用发动机和管道输送水供磨坊使用;因为高处的风可以吹动水,因而更利于水的流动;又因为水是从斜坡上流下,和航道水平的河流相比,只需一半的水流就能带动磨坊的运转。他说,当时和朝廷的关系不太融洽,又迫于朋友们的压力,就接受了这项建议;雇用了一百个劳工干了两年,工程失败,规划师们都走掉了,把一切的过失都推卸到他的身上,从那以后,经常抨击他。他们还在其他

人的田产上做实验,也都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归。”

除了针砭科学和政坛方面的弊端外,《格列佛游记》中最闪光的一点是关于人性的看法。作者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人性的特点。在第一部“利立浦特”中,采用了居高临下的视角,用巨人的眼光俯视人类的荒唐渺小。利立浦特人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野心抱负,不惜牺牲人类美好的情感,他们诡计多端、残酷无情。在第二部“布罗卜丁奈格”中,从小矮人的角度仰视人类的粗俗和铁石心肠:布罗卜丁奈格人令人作呕的体味、举止和习惯;他们的刑法残暴;由于没有社会责任感,彼此之间的关系冷漠;他们对待格列佛十分粗暴,毫无体恤之情;国王和王后也把他当成开心的玩物豢养。在第三部“勒普塔、贝尔尼巴比、格拉布答布卓布、拉格奈格和日本之旅”中,作者以平常的心态平视人类的疯狂和邪恶的本性:理性被滥用,从事无谓的智力游戏或用来剥削压榨百姓;在格拉布答布卓布,展现在格列佛面前的是人类的罪恶史,其中充满了诈骗和罪恶,人性随着历史的前进一步步地堕落,走向深渊。在第四部“慧骃马国”中,作者从理性动物慧骃马的角度审视人类:人类在它们眼里和肮脏、邪恶、淫荡、愚蠢的野胡是一丘之貉;而且因为受了些理性的熏陶,变得比野胡更可恶。

这四幅描绘人性的图画,在色彩上呈逐渐暗淡的趋势,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格列佛对人性幻想破灭的过程。在故事的开端部分,格列佛还是一个乐观、单纯的人,以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因此在利立浦特国所见到的种种阴谋令他着实吃惊。而从慧骃马国返回英国后,他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偏执狂,满脑子是人类的邪恶,无法再看到个体身上再现的美德,他对慧骃马的忠诚成了一种病态的狂热,他的生活因而成了一个可笑又可悲的笑话,格列佛本人也最终成了作者斯威夫特无情嘲讽的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斯威夫特不是格列佛。现实生活中的斯威夫特虽然憎恨人类的丑恶、政府各部门的腐败,但却真诚地热爱那些道德高尚的个体。他也不像格列佛那样纯粹以理性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并因此而憎恨、厌恶、鄙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斯威夫特对人是宽容大度的,因为他从不指望人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在斯威夫特眼里,人虽不是理性的动物,但人是可以运用理性的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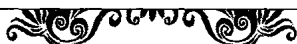
《格列佛游记》另一个独特的地方表现在组织结构的多重性。卷首部分的结构像小说,有一个真实的主人公,他在讲述自己的冒险旅

行。乍一看,像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但是很快,冒险的历程就显得过于荒诞,超出了小说对情节真实性的要求。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属于模仿游记故事的题材,讲述一系列滑稽、可笑而且虚幻、不真实的经历;但斯威夫特却又在尽力再现当时游记题材的真实性。作为一部游记,它中间还有许多乌托邦的思想,慧骃马国就是乌托邦理想主义思想的再现。而且在游记中作者采用了拉伯雷常用的讽刺技巧,用轻快的笔调对当代的科学家和政客们进行辛辣的嘲讽,揭示人类的劣根性。所以说这部游记既是游记,又是针砭时事、再现乌托邦理想的讽喻文学。其中揭示的许多现象仍是现今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对人性的探讨就更值得当代人去反思了。

本书中的书信部分和第一、二部由王林翻译;第三、四部由史晓丽翻译。译文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史晓丽

格列佛船长 给自己表亲辛浦生的一封信



Gulliver's Travels

一旦有人要你出来说明,我希望你会立即公开承认,在你再三的竭力催促下,我才被说服同意出版这部非常随意且漏洞百出的游记。我曾要你去大学聘请几位年轻的先生把书稿整理一下,修改修改文体,我的亲戚丹皮尔^①在完成他的《环球航行记》时,便是按照我的意见去办的。但我记得不曾赋予你任何权力同意删除书中的内容,更不用说随意增添什么细节了。因此,我要郑重声明,对于后者即增添的内容我概不承认,尤其是流芳百世的已故安娜女王的那一段,虽说我对她的敬重超过了对任何其他。不过你或你那位篡改文章的人应该考虑到,我是绝不会在我的“慧嘶”主人面前称赞我们这一类动物中的任何一位的,这是不礼貌的行为,何况那本身又是无中生有的。据我所知,女王陛下的在位期间,她确实曾经用过一位首相执掌朝政,不,不是一位,而是连续有两位,第一位是戈多尔芬伯爵,第二位是牛津伯爵。所以,是你让我说了无中生有的话。另外,在有关设计家科学院的一段叙述中,以及我与我的“慧嘶”主人的几段谈话中,你们不是删去了某些重要情节就是恣意地篡改了内容,弄得连我本人都认不出自己的作品了。我从前曾给你写过一封信,暗示此事不能这么做,可你却回信说怕触犯禁忌,说当权者对出版业非常关注,不仅会曲解内容,而且还会对看上去像是“影射”(我想你当时是这么说的)的事物进行处罚。不过请问,我许多年前在约摸五千里格^②以外的另一个国度说过的话,和如今据说正统治着草民的“野胡”又有什么联系呢,更何况我当时几乎不曾想到这事,也谈不上什么害怕,要在他们统治下过如此不幸的生活。我所见到的是这些“野胡”坐在“慧嘶”拉着的车上,好像“慧嘶”是畜生,而“野胡”却是理性的动物,难道我就没有理由来发发牢骚吗?老实说,我之所以退隐在这儿生活,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看到这种丑

① 威廉·丹皮尔(1652—1715),英国探险家,《环球航行记》的作者,出版于一六九七年。

② 一里格约为三英里。

陋可恶的情形。

由于我信任你,且又与你有关,我才觉得应该把这些都告诉你。

再说,我也怪自己太没有远见,让你和别人的劝告以及错误的论证所说服,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本意,同意让游记公开发表。请你想想,当你借口为了公众利益执意要发表我的游记时,我也曾再三地要求你三思,我反复强调“野胡”这种动物是完全不能靠教训或实例来进行改造的,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证明。我本来希望看见至少在一个小岛上,一切弊端和腐化现象可以消除,可是你看六个月过去了,我却看不出我在书中向人们提出的警告是否产生了些许我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我原指望你能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党派之争已经不复存在;法官也已经变成正直而有学问的人;辩护律师也变得诚实、谦虚且知道些一般的道理;一堆堆的法律书籍在史密斯费尔德^①化为熊熊烈火;年轻贵族的教育完全变了样;医生们都被放逐了;女“野胡”们已具有了德行、贞操、忠实和理性;大臣们的庭院已清除了杂草,变得干干净净;有德才的聪明人都受到了奖励;文坛上的一切败落,不论是写散文还是搞诗歌的,都给判了罪,只准他们吃身上穿的棉花充饥,喝墨水解渴。所有这些,以及上千件其他改革措施,由于有你的鼓励,我本来都坚信它们能够实现;其实这些事情,的确可以从我的书中得到教训,从而便可以推断出它们是可以实现的。应当承认,如果“野胡”们身上还存有一点点可以教化之道德和智慧的话,那么七个月的时间是足够的了。然而,你的一封封来信总没有我所期望的内容,而且恰恰相反,你每星期都让邮差给我带来大批诽谤性的文章、随笔、回忆录和续篇,我从中看到人家指责我非难国家大臣,践踏人性(他们还自信可以这么说),辱骂妇女。我还发现写出那一捆捆东西的作者彼此之间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人不承认游记是出自我之手,而有的人却把很多与我无关的书归于我的名下。

我还发现你找的印刷者非常粗心大意,他们把时间全搞乱了,我几次航行和归来的日期都不对,年份、月份和日子更是牛头不对马嘴。我还听说,我的书出版之后,原稿已全部毁掉了。我也没留下底稿,但我还是寄上一份勘误表给你,若有再版的机会,希望你把它加进去。不过我不能坚持己见,就让公正而坦诚的读者们看着办吧。

我听说有几位海上的“野胡”对我使用的航海术语吹毛求疵,说有许多地方不恰当,还说这些术语如今已经过时了。对此我无计可施。在我最初的几次航行中,我还很年轻,我接受老水手的教导,他们怎么

① 伦敦西北城垣外的一个广场,十六世纪曾在那儿烧死了大批的异教徒。

说,我就跟着怎么说,不过后来我也发现海上的“野胡”和陆地上的没什么两样,在用词语方面好标新立异;陆地上的“野胡”说起话来年年都有新花样,我记得每次回国原有的方言都变得面目全非,而新的方言我又几乎听不懂。我还留意到从伦敦赶来的“野胡”因好奇来我家时,我们双方都无法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让对方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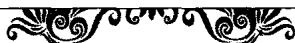
如果说“野胡”的非议对我有何为难的话,应该说我有理由埋怨他们,因为他们中竟然有人认为我的游记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还有人甚至暗示:“慧嘶”和“野胡”就如同乌托邦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存在的。

其实,我应该承认,关于利立浦特、布罗卜丁赖格(这个词本该这么拼,而不该错误地写成布罗卜丁奈格)和勒普塔的人民,我还从来未听说过有哪一个“野胡”敢如此大胆地怀疑这些人是不是存在,或者我叙述的关于他们的情况是否属实,因为只要是真理,每一位读者便会立即相信的。难道我所谈的有关“慧嘶”和“野胡”的种种事情就不可信吗?就说后者吧,就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分明就有成千上万之多,他们除了会叽叽喳喳地说话,不赤身裸体之外,跟他们在“慧嘶国”中的同类又有什么两样呢?我写书的目的是为了教他们重新做人,并非为了得到他们的赞扬。他们全族对我的一致称赞,在我看来,还不及我养在马厩里的那两匹退化的“慧嘶”发出的嘶叫声更让我中意,虽说它们已经退化,可我依然能够从它们身上学到一些德行,因为它们的德行中没有掺杂丝毫的罪恶。

难道这帮可怜的动物竟以为我已堕落到这般境地,居然需要为自己辩护,以证明自己所说的都是实话吗?虽说我也是个“野胡”,但谁都清楚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慧嘶国”受那位高尚的主人的感召和教导,已经摆脱了(虽说那是极其不易的)撒谎、蒙人、欺骗和推诿等种种该死的恶习,而这些恶习在我所有的同族,尤其是欧洲人的身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在这令人烦恼的时候,我还有很多牢骚要发,但我还是忍住了,我不想自讨苦吃,也不想再打扰你了。我该如实承认,自打回国以后,由于常同你们这些同类谈话,尤其是不可避免地要同自己家中的人说话,我身上那种“野胡”天性中的一些堕落因素又开始抬头了。不然我也无法想出这么荒唐的计划,企图改造这个王国里的“野胡”种。不过,如今我已经完全并永远放弃所有这一切虚妄的计划了。

出版者致读者



Gulliver's Travels

这些游记的作者勒缪尔·格列佛先生是我的知心老友,况且从母亲这一方论起,我们还算是亲戚。大约在三年前,因为常有一群群好奇的人到格列佛先生在瑞得里夫的家中去拜访他,使他厌烦起来,便在家乡诺丁汉郡的尼瓦克附近买了一小块地,外加一座起居方便的房子,眼下他就住在那儿过着退休的生活,很受邻里们的尊重。

格列佛先生虽然出生于诺丁汉郡,且他的父亲就住在那儿,但是我曾听他说过自己的原籍是牛津郡。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去了牛津郡班波立的教堂墓地,还真见到好几座格列佛家的坟墓和纪念碑。

在离开瑞得里夫之前,他把以下有关书稿交给我保管,并让我依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加以处理。我把原稿仔细地读了三遍,文章的风格简洁明快;惟一的不足我认为是写得太过详尽,旅行者们大都如此。全书显然融入一种真实的气息;其实作者本人便是以忠实而闻名的,在瑞得里夫他的邻居们中间常流传着这样的名言:如果有人想要证实一件事,便说那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就如同是格列佛先生说的一样。

我征得作者的同意曾把这些文稿给几位可敬的先生看过,我听从他们的劝告现在斗胆将它们公之于世,希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我们那些年轻的贵族来说仍不失为一本有趣的读物,总比那些谈论政治和政党的粗浅的作品要好得多。

我大胆地删去了有关风向、潮流、历次航行的变化和方位,用水手的语言对船只在风暴中航行所作的描述以及经纬度等烦琐的细节。若不如如此,该书的篇幅至少要比现在多一倍。我有理由认为格列佛先生对此做法或许不太满意,但是我决意要让这部作品尽可能适合一般读者的口味。当然,如果因为我对海事无知而在删节时弄出什么错误的话,我个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假若有哪位旅行家好奇想读作者的亲笔原件的全文,我随时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有关作者情况的其他细节,读者从本书开头的那几页中就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理查德·辛浦生

CONTENTS · 目录



- 001 译 序
- 001 格列佛船长给自己表亲辛浦生的一封信
- 004 出版者致读者

第一部 利立浦特游记

- 003 第一章
- 010 第二章
- 017 第三章
- 023 第四章
- 027 第五章
- 032 第六章
- 040 第七章
- 046 第八章

第二部 布罗卜丁奈格游记

- 053 第一章
- 062 第二章
- 067 第三章
- 075 第四章
- 079 第五章
- 087 第六章
- 093 第七章
- 098 第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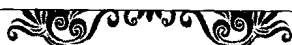
第三部 勒普塔、贝尔尼巴比、格拉布答 布卓布、拉格奈格和日本之旅

109	第一章
113	第二章
119	第三章
124	第四章
128	第五章
134	第六章
138	第七章
141	第八章
145	第九章
148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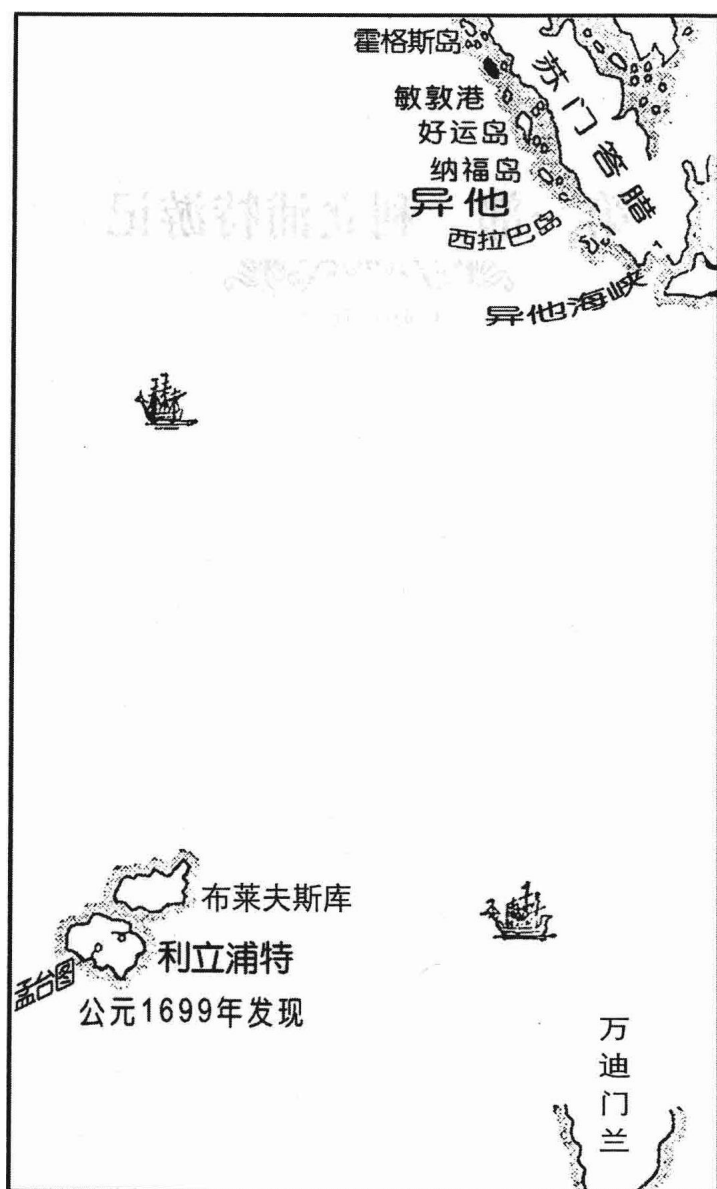
第四部 慧嘶马国游记

159	第一章
164	第二章
168	第三章
172	第四章
175	第五章
179	第六章
183	第七章
188	第八章
192	第九章
196	第十章
202	第十一章
207	第十二章

第一部 利立浦特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第一章

Gulliver's Travels



作者介绍了自己和家庭情况以及出游的最初动机。他乘坐的船在海上失事,溺水逃生,安全登陆利立浦特^①岛国,被人俘获,解往内地。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家业,家有五子,我排行老三。我十四岁那年,他送我进了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尔学院。我在那儿住了三年,专心于自己的学业。虽说家里给我的学费不多,但是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讲,这项负担仍然很重。于是我就来到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手下学徒;我跟他学了四年,其间父亲也时有小额款项寄来,我就用这些钱来进行航海和数学科目的学习,这对于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是大有裨益的。我始终认为,总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外出旅行的。辞别了贝茨先生后,我回家去见父亲;多亏有他和约翰叔父以及几位亲戚的相助,我得到了四十英镑,况且他们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英镑以支持我在莱顿^②求学。在那儿我学了两年又七个月,因为我明白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极有用处的。

从莱顿回来后不久,我的恩师贝茨先生推荐我去亚伯拉罕·潘内尔船长统率下的“燕子”号商船上去当外科医生。我跟着这位船长干了三年半,曾数次航行去利凡特和其他一些地方。回来后又受到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我决定就留在伦敦,他还给我介绍了几个病人。我便在老朱瑞街的一栋小楼上租下数间房子;那时人们都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于是我就跟新门街做内衣生意的埃德蒙·伯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伯顿小姐成了亲,为此我还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嫁资。

但是,两年之后恩师贝茨先生去世,我一来没有什么朋友,二来又不肯背着良心学我的那些同行们胡来,生意便因此渐渐萧条。我同妻

① 利立浦特的英文是 li li put, li li 相当于 little“小”的意思,put 来自拉丁语 puto“思想”之意,此处作者指缺少思想的小国度或小人国。

② 荷兰的一个城市,当时是著名的医学院校所在地,许多外国留学生都慕名前往求学。

子以及几个熟人商量过后,决心再次出海远航。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中先后多次航行到东西印度群岛,我的财产也因此增加不少。由于身边总能找到大量书籍,闲暇时候我就阅读古今最优秀的作品。每次上岸我就去观察当地人的风俗、人情,也学着说他们的方言,由于自己的记性好,学起来也就格外容易。

这几次航海中的最后一次却不太顺利,我开始厌倦海上生活了,只想呆在家中和老婆孩子守在一起。我从老朱瑞街搬到脚镣巷,不久又搬到威平,希望能在水手们中间揽点生意,但却无济于事。就这样过了三年,眼看不可能有什么时来运转的机会,我便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待遇丰厚的聘请,当时他正打算到南太平洋一带去航海,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布里斯托尔起航。起初我们的航行顺风顺水。

由于某些原因,将我们在这一带海域的历险的详细情节一五一十地告诉读者恐怕不妥,只谈谈下面的情节也就够了:去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一场飓风把我们吹到了万迪门兰^①的西北方。据观测,我们发现自己的位置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水手中有十二个人因为劳累过度外加饮食恶劣而丧生,剩下的人也是极度虚弱。十一月五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空中雾霭弥漫,船员们在距船半链^②的地方发现了礁石;但是由于风势太猛,我们的船被刮得直撞上去,船身立刻触礁破裂。六名水手,包括我在内,把救生艇放下海去,用尽全力逃离大船和礁石。据我推算,我们大约划了三里路远,就再也划不动了,因为当我们在大船上时就已经耗尽了体力。我们只好听任波涛的摆布,约摸过了半个钟头,从北方突然吹来一阵狂风,一下就把小船掀翻了。小船上的同伴,以及那些逃上礁石或留在大船上的人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据我判断他们全都没有生还。至于我本人,则听天由命地游着,被风浪推向前方。我常常把腿往下沉,却总也探不到底,当我无力挣扎就要完蛋的关头,我忽然发觉水深已不能灭顶,而此刻风暴也大大减弱了。海底没有什么坡度,我走了差不多一英里才来到岸上,我想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我又接着向前走了近半英里,仍不见有什么房屋和居民的迹象,至少是我当时身体过于虚弱,没有看见。我已疲惫不堪,加上天气炎热,离开大船之前又喝了半品脱的白兰地,因此极想睡觉。我在草地上躺下,草短短的、软绵绵的,我酣睡起来,一辈子也没睡得如此香沉过。我估计睡了有九个小时,因为醒来时,天刚好亮了。我想爬起身,

① 在十八世纪的地图上,该地既是指澳大利亚的西北部,又指塔斯马尼亚岛。

② 一链等于六百英尺,约一百八十五米。